



我们的四十年

Forty years we walked

庸人 著

非外借

我们的四十年^上

庸人^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们的四十年 : 全2册 / 庸人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104-6620-5

I. ①我… II. ①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0171号

我们的四十年 (上下册)

作 者: 庸 人

责任编辑: 黄 倩

责任印制: 王宝根

责任校对: 宣 慧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40千字 印张: 33.5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6620-5

定 价: 79.9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733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黑与白

一 北京土著	001
二 轮船上天	004
三 话匣子里的小人	008
四 沙家浜	013
五 电视俱乐部	017
六 电视坏了	023
七 卖票	029
八 天线风波	038
九 黑纱与棍子	045
十 抢购风潮	051
十一 女人是特殊的动物	057
十二 自己攒电视	061
十三 电视炸弹	063
十四 叛逆少年	067
十五 第二台电视	072
十六 坛装茅台	075
十七 不甘人后	082
十八 阿童木的爸爸	088
十九 梦想成真	091
二十 战争的消息	096
二十一 敢死队	102

二十二 飞刀	108
二十三 得理不让人	113
二十四 肖红军	119
二十五 天线当买卖	127
二十六 恶性竞争	132
二十七 奇遇	137
二十八 避雷针	142

第二部 有色的世界

一 逃离北京城	147
二 电视罩	150
三 功夫少年	154
四 倩男与夏娃	159
五 约会	164
六 冯胜利的生意	173
七 头破血流	178
八 以后的社会	186
九 少年楷模	192
十 女扮男装	196
十一 标准女友	204
十二 深圳的彩电	210
十三 深圳往事	214
十四 第一个上电视的人	219
十五 你敢我就敢	224
十六 录制节目	231
十七 对抗喇叭裤	236

十八	花褂子大爷	248
十九	尘与土	256
二十	三六九等	260

第一部 黑与白

一 北京土著

冯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土到什么程度，估计连他爸爸冯胜利也说不清楚。当然，百十年总该是有的。在外地人眼中，北京的土著家族，似乎都能找出几个光宗耀祖的人物来，但冯家却是例外。他们家一直住在护城河边上，靠种菜为生。虽然刘备也种过菜，鲁智深也种过菜，但那是英雄末路的权宜，冯家人却从没琢磨过种菜之外的营生。光宗耀祖的事也大多与种菜有关。据说冯都的爷爷认识马连良，那是因为马连良他们家也要买菜，买着买着就这么认识了。

这几年冯都也算是有头脸了，结识了不少外地的朋友。每次聊起类似话题，冯都就实话相告，朋友们大多认为冯都为人谦虚。有人曾问过他：“你家是不是冯玉祥的后人？”冯都摇头。

又有人问：“那冯国璋呢？”冯都只得苦笑着说：“我们家这个冯，连个坏蛋都没出过，我们家是种菜的。”朋友们嘻嘻哈哈却没几个真正相信的。也是，上百年北京的土著居民，怎么可能仅仅是家普通的菜农呢？即使与皇上沾不上边，总应该出过个把和珅吧？为此冯都倒是庆幸，冯家没有名人，那是他们家的福分，肖家倒出过名人呢，结果又怎么样？一台黑白电视就差点成了通敌的证据，一家老小险些给

发到大西北去。

冯家和肖家是邻居，住在一个大杂院。肖家住在内院，冯家在外院，两家共用一个自来水。自来水就设在内外院之间的过道里，过道里种着一棵石榴树，这就是两家的界线。

早先这院子是肖家的私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政府破天荒地要拓宽马路了，结果把冯家所在的生产队整个推平了。农民们要出路、要住所，领导就把肖家院子的钥匙给了冯胜利，号称这外院就是你们家的，随便住。后来宣传队又给冯胜利找了在纺织厂看门的工作，如此一来，冯家就算安生了。

冯家刚搬进院子时，肖家没敢做出任何反应。当时冯家人认为里院那家人全是属耗子的，走路一律贴着墙，见人就点头，似乎满大街都是野猫。

生产队与肖家所在的胡同只隔一条马路，冯家人老早就知道肖家不是一般的人物，祖上大有来历。肖家这一代的主人叫肖从，大儿子叫肖战，二儿子叫肖役。他家祖上也不是北京人，是江西的。几年后冯胜利才知道，肖从还有个弟弟呢，上山下乡的时候去了内蒙古，一直就没回来过。从时间上看，连肖战都没有见过他这个叔叔。

老人们说，肖战的爷爷是个特别能折腾的主儿。人家从江西老家跑了出来，西下湖南、贵州、云南，不敢往南跑了，只得辗转北上四川、甘肃，绕着圈儿地跑了一年多，最后到了陕北高原。

几年后他又带着帮人从陕北出发，借道内蒙古，在东北转悠了几年。再后来人家从东北又一路窜到海南岛去了，最后从海南岛杀了个回马枪，进北京城了。

有人说肖战他爷爷进北京时特有派，是坐着汽车来的，身边听招呼的就有好几十人。后来肖战的爷爷死了，他老爹肖从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于是在出版社当了编辑，专门做书。

搬家之前，区领导特地找冯胜利谈过一次，大意是：您家是根红

苗正的贫农。里院那家子就难说了，他们老头是四野的。你们家搬去之后，要多加几个心眼儿，千万别让他们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冯胜利是个老实人，当下就拍着胸脯答应了。

冯家出身简单，人口也不复杂，冯胜利、冯胜利的老婆、儿子冯都、闺女冯青。对了，冯胜利的老母亲还在世呢，但计算人口的时候往往想不到她。原因是老太太一年也出不了几回门，大家都快不认识她了。

冯都是1969年生的，生了没几天珍宝岛打起来了，大家都说这孩子命硬，是当兵的料。冯青是1972年出生的，出生那天冯胜利被安排到八达岭山路上扫雪去了。冯胜利一肚子怨气，可又不敢说什么。

冯都上中学后便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反感，其根源就在肖家的轻辱。冯家搬进大杂院的头半年里，两家人几乎就没什么来往。但两家人终归是住在一个院子里，自来水又在里院，老死不相往来的事是做不到的。冯都四五岁的时候，两家人开始说话了。

有一次冯胜利带着冯都去打水，肖从也拎着水桶出来了。冯胜利礼貌性地点了点头，肖从便摸着冯都的脑袋问：“这孩子看着就聪明，学名叫什么呀？”冯胜利只得道：“冯都。”肖从愣了一会儿，然后咧着嘴问：“你们家还有个闺女吧？”冯都便抢着叫道：“我妹妹叫冯青。”肖从像吃了只苍蝇一样，瞪眼抻脖，好久才道：“不错，名字挺好。”

当时冯都和冯胜利都没觉出什么异样来，可后来冯都的学问越来越深了，也就想明白了。怪不得肖从当时的表情如此怪诞呢，冯都就是丰都，那是小鬼住的地方。冯青就是风情啊，女孩子要是太风情了，这事就麻烦了。知识分子的头脑太复杂！后来冯都曾经想改名字，但冯胜利死活不答应，人的名树的影啊，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二 轮船上天

任何时代都是信息时代，没有信息的社会保证是一潭死水，也必将彻底臭掉。其差别不过是信息是否畅通的问题，大道上不畅通，小道消息自然就多了。

那是1973年的一个下午，天气燥热，冯都有点困了。于是他抄起竖刀，一刀一刀地与炕头上的木板玩儿命。此时冯胜利一头闯了进来。其实冯都是在磨炼关刀（也叫戳刀）的投掷技巧。

七十年代的男孩子耍关刀，女孩子扔羊拐，跳房子则是男女共有的游戏。北京的关刀风气颇盛，几乎人手一把刀。冯都唯恐在游戏中成为输家，便经常发奋图强，刻苦锻炼。所以他们家炕头的木板就成了冯都的蹂躏对象，投掷练习都是在木板上完成的。投掷关刀必须又准又狠！

久而久之，炕头的木板子被冯都毁得不成样子了，到处都是翘起来的木刺。人坐上去稍不留神，屁股上和手掌上就会被扎上几下。老妈向来是重男轻女的，对冯都的破坏行为一般采取不干涉的政策，假装看不见，除非有冯胜利在场。今天是活该冯都倒霉，老妈没发现丈夫。冯胜利一进屋，正好看见冯都又在胡作非为呢。他气得脸色紫青，抬手就是一巴掌：“你个小兔崽子，专门跟自个儿家的东西过不去呀你，有本事你把别人家祸害喽。”

冯都担心吃了眼前亏，一晃屁股就钻到里屋去了。冯胜利本能地想追进去，老妈不得不赶紧转移冯胜利的注意力，拉着他道：“你怎么回来啦？不是说今天晚上要夜战吗？”

冯胜利立刻把冯都的事忘了，沉着脸道：“夜战个屁！我们厂长

让人家撸下去了，没管事的了。”

老妈奇怪地问：“你们厂长是转业干部，怎么说撸就撸啊？”

冯胜利马上把冯都从里屋拽了出来，一甩手便扔到了炕上：“说，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

冯都头上有四块疤痕，其中有两块是冯胜利失手揍出来的。他恨这个老子也有点怕他，于是他赶紧指着后院道：“小战子说的。”

冯胜利不满地说：“他们家人凭什么知道这件事啊？”

冯都吓得马上跑了。

虽然两家的大人交往不多，但冯都和肖战却经常来往。两个孩子是一个属相的，生日差了半年。冯都经常拉肖战拍方包、耍关刀、跳房子，他几乎把胡同里孩子的玩意儿都教给他了。冯都跑到里外院交界石榴树下，以刀刃迎着阳光，向里院的窗户闪了几下，然后便跑了。

不一会儿，肖战拎着关刀鬼鬼祟祟地溜了出来。

俩孩子在胡同口转悠了一会儿，这里的地面太干燥，不适合耍关刀。出了胡同，走出了几百米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地。冯都有主意，他跑到一棵大树的阴凉里，脱下裤子道：“我来撒泡尿，洒了尿地面就湿了。”

肖战道：“多脏啊！臊的。”

冯都不耐烦地说：“不脏，我爸爸说我的尿最干净了，还能喝呢。”

肖战惊讶地说：“谁能喝尿啊？”

冯都说：“五大爷头年闹肚子，喝了我一泡尿，就好了。”说着，他掏出小手枪，不由分说地发射起来。在排泄物的滋润下，地面上果然出现了一小块湿地。冯都大喜道：“怎么样？能玩儿了吧？”说着他挥刀在湿地上画出个方块，在方块中央又横切了一条线，然后叫道：“你要哪一块？”

肖战道：“我要左边的。”

其实左边的区域比较小，但这是耍关刀的技巧，地盘越小对方越容易失误。冯都艺高人胆大，根本不把肖战偷奸耍滑的勾当放在眼里。

前几天他曾一刀戳死过一只苍蝇，地盘小点儿又算什么？二人猜了先，冯都赢得先手，他看都没看见手就是一刀。准头倒是不错，但关刀戳在地面上晃悠了几下，然后便垂头丧气地倒下了。

冯都气得一拍大腿，肖战却大笑道：“看我的吧。”说完，他也是一刀。可笑的是肖战的刀也躺下了，他懊丧地叫道：“不算，我还没准备好呢！”

冯都一脚踩住他的刀柄，冷笑着说：“谁让你没准备好的。”他一脚将肖战的关刀踢开，又在他的领土上补了一刀。真是邪性了，其结果居然比前两次还要悲惨，关刀连晃都没晃，直接就趴下了。这一来两个孩子都有点含糊了，难道地面之下全是石头？

二人趴在地面上，挥舞着关刀乱划拉一气。地面之下并没有石头，关刀戳不深的原因还是地面又干又硬。冯都的尿液只是将地面上薄薄地浇湿了一层，下面的土壤依然如饅头馒头一样，死硬死硬的。不要说甩关刀了，一铁锹下去也未必能撮起二两土来。

肖战瞪着冯都道：“你再尿一泡。”

冯都有些气急败坏地说：“我没了，该你了。”

肖战心虚地左右看了几眼，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他也把手枪掏了出来，但挤了半天，仅仅是可怜的几滴。

冯都有点急：“快尿啊。”

肖战悔恨地说：“我尿不出来，没有。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出来前多喝几口自来水呢。”

“你真笨，美国人把轮船都弄天上去了，你连尿都尿不出来。”冯都哼了一声。

肖战大惊：“什么，美国人把什么弄天上去了？”

“轮船，大轮船，我妈说了，轮船比楼都大，你懂吗你？”平时冯都总是在肖战嘴里听到些新鲜事，今天总算可以优越一回。

肖战眨巴着眼睛说：“轮船？轮船能上天吗？”

“我爸爸说的，他说这是机密，机密的事你们家都不知道。”

肖战并没理会他的挖苦，反而思索着说：“是飞船吧？轮船是不能上天的，轮船是水里的。”

他这么一说，冯都果然有点拿不准了。冯都对自己的父亲从来就没有信服过，但冯胜利的同事却是个挡箭牌：“我爸爸说，是他们同事偷偷说的，有一个还是党员呢。”

肖战照样摇着脑袋道：“保证是飞船，不是你爸爸听错了，就是别人说错了。你们家人，嘿嘿。”

冯都有点不爱听了：“我爸爸能听错吗？我爸爸是贫农。你——你怎么知道是飞船？”

肖战道：“我们家有电视。我爸爸说，电视里早就说过这事了！”

“电视？”冯都呆呆地站了一会儿，什么意思啊？那是冯都第一次听到电视这个名字，他当然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

肖战显然看出来了，挺着胸脯说：“电视就是带小人的收音机，你没见过吧？”

“带小人的收音机？”冯都还是无法理解，收音机里有小人，那小人吃什么呢？万一跑出来怎么办？

头年，冯胜利曾经狠狠揍过冯都一顿，头上的一块疤痕就是那事的纪念。原来冯都认为收音机这东西太古怪了，他一门心思地想把收音机后面的那几个贫嘴而讨厌的小人抓出来。于是勇敢的冯都爬到柜子上，三下两下地就把收音机摔了个支离破碎。冯胜利为了修理收音机，足足花掉了半个月工资，后来又不得不修理冯都的脑袋。一直到去年冯都才算彻底想明白，收音机里应该是没有小人的。可今天肖战居然说什么带小人的收音机叫电视，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冯都的第一感觉是肖战所说的电视保证是笼子，小人就是笼子里的鸟，想让他干什么他就能干什么，而且给几颗老玉米粒就能吃饱。

那是1973年，五岁的冯都第一次得知人间还有电视这个玩意儿。

三 话匣子里的小人

耍关刀的兴致灰飞烟灭了，冯都满脑子都是带小人的收音机。他希望肖战能马上带自己去看看，肖战却说：“你求我还差不多！”冯都指东打西地号称一旦如了愿，以后耍关刀撒尿的任务就全是自己的了。肖战拿捏了好一会儿，见冯都就是没有哀求他的意思，也只得妥协了。于是道：“今天我爸我妈带肖役看病去了，让你看一眼也行。”

肖役是肖战的弟弟，那年三岁，别的本事没看出来，但冯家人几乎天天能听见肖役在后院号丧，其哭声嘹亮，分贝惊人。冯都的老妈被吵得睡不着，气呼呼地说：“上辈子肖役那孩子是笑死的，这辈子是见了人就哭，忒没出息。”

冯都得知肖从夫妇不在家，胆子立刻雄壮起来，当下他就要求肖战履行诺言。肖战有点为难：“看电视可以，但小人晚上才出来呢。”冯都说：“那我就看看装小人的笼子。”肖战只得答应了。

冯家搬来已经一年多了，但冯都从没进过里院。二人跑回大杂院，绕过石榴树便进了里院。里院正北是五间正房，西厢房两间。如今厢房被另一个院子借用了，前门封了，后山墙上开了门。

正房门前是一株九曲盘桓的葡萄架，如今成串的葡萄是青绿色的，绿叶丛中隐约能看到几条懒散的绿色肉虫子。葡萄架下面立着个大水缸，水缸的下半部埋在土里，上面扣着块木板子。

几年后冯都才知道，那水缸应该是用来养金鱼的，讲究的人家还在水缸里种上荷花呢。当时冯都只是觉得，前后的房屋高度和结构布局都有些不一样，自家的前院好像都是传达室一类的房间。

肖战拉着他进了堂屋，在门板后搜索了一会儿。最后他懊丧地拍

了下巴掌，大叫道：“坏了，我妈把钥匙带走了。”

冯都四下看了几眼，视线中并没有新奇的东西。他问道：“笼子呢？”

“还瞎子呢？是电视。”肖战轻蔑地瞥了他一眼，然后指着靠墙的大立柜道，“就在这里面呢。我妈出门的时候就把电视锁起来，钥匙放在门后面，今天她怎么把钥匙也带走了？”

冯都走到立柜旁边，上下抚摩了几把，没错，的确是木头的。“小人也锁进去啦？”

“废话，小人在电视里，锁了电视就等于把小人也锁进去了。”肖战挥舞着手，眼睛在堂屋里转了几圈，好像有点不甘心。

冯都忽然莫名地感伤起来，那个小人也太可怜了吧？被装在笼子里活着就够憋屈的了，还让人家锁在柜子里，这不是虐待吗？

此时肖战放弃寻找了，他摊开手道：“今天看不了了。”

冯都恼怒地朝地面上“呸”了一口：“你吹牛，哪儿有带小人的收音机？我把收音机都拆了也没找到里面的小人，差一点让我爸爸打成小人了。”

“就是带小人的收音机，小人全能活动，还能说话唱戏呢！”肖战不服气地大叫道。

“全能说话？全能活动？”冯都这下听明白了，看样子小人还不止一个呀。可小人越多吃得也就越多，肖战他们家哪来的那么多粮票啊？想着想着他竟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肖战美美地说：“小人不吃饭，也不喝水。”

冯都冷笑了几声：“你能不吃饭吗？”肖战摇头，冯都学着冯胜利的样子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你不吃饭不行，小人不吃饭就行啦？不得饿死吗？”

肖战张口结舌，他想了半天才含糊地说：“反正他们每天都出来演节目，可我妈从来没喂过他们。真的，我是一次都没看见过。”

“你们一家子人就会骗人。我早听说了，你们家就会吹牛。”

肖战赌着气叫道：“你晚上来看。七点半，小人就全出来了。”

“七点半你们大人就回来了。”冯都不会上当。

肖战指着门口道：“小人表演节目的时候，我们家就把门帘子挂上了。我给你留一条缝，你偷着看，别让我爸看见不就行啦。”

冯都觉得这事的危险性不大，于是要求拉钩上吊。肖战毫不退缩地伸出了手，关于电视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那是个极为漫长的下午，太阳似乎被孙悟空施了妖法，在冯都眼里，它似乎是从南向北地运行着，顽固得如一个不死的老头。他一连看了三本小人书，依然等不来天黑的迹象，最后冯都干脆跑到街上，观摩五大爷他们下象棋去了。

下棋果然是消磨时间的好办法，没看几盘老妈就叫冯都回去吃晚饭了。自此冯都明白了一个道理，时间的运行速度与人数的多寡是成正比的，人越多时间则过得越快。

吃饭的时候冯都依然心不在焉，有一次他竟把筷子杵到冯青鼻子上去了。冯青吓得大哭，冯胜利少不了又是几巴掌。好在冯都的心思都在小人身上，挨了几下也没怎么觉出疼来。

吃过晚饭已经七点多了，冯胜利打开收音机要听新闻。冯都扭着屁股想溜出去，刚走到门口却被老爸叫住了。冯胜利郑重地说：“我们厂里发通知了，今天有重要新闻，全家人要坐在一块儿听。明天单位开会还要谈感想呢。”

冯都老大的不情愿，但父亲那送丧般的表情还是让他不敢造次。冯都只好躲进墙角里，恶狠狠地将白灰墙皮一片一片地往下抠。

八点钟，新闻播完了。冯都谎称要去茅房，终于跑出来了。

冯都探着脑袋向后院望去，只见肖从满脸悲愤地站在葡萄架下，似乎刚刚被人抽了嘴巴。肖妈一个劲地拽他袖子，看样子是要把他拉进屋去。此时堂屋的门帘子忽然掀开一角，肖战的小脑袋钻了出来。

他眨巴着眼睛道：“爸，《红灯记》开始啦。”

肖从愤怒地跺了下脚：“不看，全是胡说八道。”

肖妈使劲拽了他一把：“不看也别在院子里待着，外面全是耳朵。”

冯都心念一动，外面都是耳朵？不对呀，从没看见过满大街跑耳朵啊，肖妈是什么意思？好在他马上就被另一个细节吸引住了，《红灯记》？李铁梅和她的表叔？那不是收音机里的事吗？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点不就完啦，为什么非要进屋呢？冯都非常聪明，他立刻便想到《红灯记》保证与电视有些关系。

肖战是说话算数的，冯都摸到堂屋门口时，果见布帘子的边缘露出了一条缝。冯都扒在缝隙边上，向屋里望去。第一眼却什么也没有看见，房间里太黑了，简直就像个山洞。但他却听到了李玉和的声音，冯都顺着声音找去，果然见立柜方向开了扇雪亮雪亮的小窗户。

奇怪呀，他白天来的时候没有发现那地方有窗户，冯都仔细看了几眼便觉出不对劲了。窗户里有个小人影晃动着，那家伙正提着信号灯在沿着铁道瞎溜达呢，李玉和的声音就是小人影里发出来的。真是太怪了，小人影的脸上一边一块疙瘩肉，完全不是受苦受难的样子。冯都充分享受着惊奇的快乐，眼睛都直了。

此时有个梳着大辫子的姑娘，从小人影身后跑了出来，她胳膊上挎着个篮子，看样子挺着急。冯都立刻断定，这姑娘保证不是李铁梅，李铁梅不可能这么胖。

此时姑娘张嘴叫了声：“爹。”冯都惊得脑门子险些撞在门框上。这姑娘的声音真是李铁梅的，在冯都的想象中李铁梅是苦孩子，应该是瘦小枯干的，可这个姑娘方头大脸，看着还挺富态。

冯都已经全明白了，肖战是个笨蛋！这不是带小人的收音机，明明就是小电影嘛。去年冯胜利单位发了电影票，冯都去过电影院，那次演的是《红色娘子军》。

电影一开始冯都就傻眼了，娘子军原来都在天上飞呀！而且她们